

日本民主党执政与美日同盟变化

娄伟

(漳州师范学院 政法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日本政权更迭是亚洲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最新迹象。民主党在竞选中获胜表明了寻求“更加平等”的日美关系获得了国内民众的认可,这是民主党制定对美政策的国内背景。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实力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日美关系上必然要有所反映,民主党执政则在客观上为日美同盟变化提供了可能。民主党追求自主性的基本方式是构建东亚共同体和更多地参与联合国事务,这预示着:与自民党相比,民主党将更多地以亚洲身份和在多边框架下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而非对美国的一味盲从。民主党对“自主性”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同盟弱化,相反,在解决朝鲜核问题、防核扩散、能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日美有可能继续加强协调以维持对两国都必不可少的同盟关系。

[关键词] 美日同盟; 鸠山由纪夫; 日本民主党; 日本自民党; 变化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411.2010.02.015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0)02-0103-(07)

[收稿日期] 2009-12-1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合作机制构建”(2009B042)

[作者简介] 娄伟(1972-),男,吉林通化人,漳州师范学院政法系讲师。

日本民主党成立于1996年9月。1998年4月,日本民主党、民政党、友爱新党、民主改革联合4个在野党组成新的民主党。2003年9月,民主党与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再次合并为一个新的民主党。2009年8月底,民主党在与自民党的竞选中胜出,成为日本的执政党。与自民党不同,在对美关系上,民主党寻求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在经济领域呼吁限制美国过度支配全球市场,在地区关系上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在中美之间起到平衡作用。^[1] 民主党执政后,以

日美双方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所展开的角力为开端,美日关系的确出现了一些变化。美日同盟为什么会出现变化? 民主党如何寻求“更为平等”的对美地位? 鸠山由纪夫对日美同盟的“调整”是根本性的还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 本文主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和思考。

一、日本民主党政权制定对美政策的国内背景

冷战结束后,日本自民党强化了与美国的关

系,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日本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派遣自卫队出兵伊拉克,在印度洋上为美军舰只提供油料支持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地区关系上,由于在靖国神社和领土争端问题上纠缠不清,导致中日关系出现倒退,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受到影响。就经济政策而言,小泉主张引进美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对日本进行“结构改革”,而小泉也是在日本历任首相中最“美国化”的一个。^[2]自民党的这些做法产生了负面影响。日本出兵伊拉克,降低了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支持率,“民主党通过批评自民党过于支持美国领导的不受欢迎的伊拉克战争在政治上得分”。^[3]与中国关系交恶,也导致了中日经贸关系下降,^[4]影响了日本经济复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华盛顿模式遭到了广泛批评。在日本,小泉主张的“结构改革”弊端日显,日本政界、学界把金融危机的爆发看做是美国模式的失败,反“美国化”的势力逐步占了上风。^[5]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国内,民众对本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紧紧跟着美国走”的做法是不甚满意的,在“养老金管理不善”、“内阁大臣的腐败丑闻”、金融危机等因素作用下,这种“不满意”又被加以放大。

日本民众对日美同盟认知的变化使得自民党坚持日美同盟的主张逐渐丧失了魅力,而对日美同盟心怀不满的民主党逐渐获得了认同。小泽一郎在2009年2月曾表示,“在驻日美军中除了第七舰队,其他都没有必要,这一空白最好由日本来负责”。^[6]不管小泽一郎这番话的政治意图如何,作为日本民主党的超重量级人物,他的讲话代表了该党的主要人物和一些派系的长期外交政策意图。在竞选期间,民主党承诺“追求与美国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和“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7]民主党在其政策文件和公开的陈述中表示,日本的消极外交政策需要彻底清除以转向一个新的自主外交。^[8]日前对308名日本民主党众议员进行的有关核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58.3%的人表示,“将来应考虑脱离”美国的核保护伞;2.8%的人表示“应马上考虑脱离”,逾6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建立不依赖

美国核保护伞的安全体制。^[9]

日本民众对日美同盟认知的变化,反映在了日本这次政权更迭上,民主党在竞选中的获胜,说明民主党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大多数日本民众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认知的变化将影响日本新政权的对美政策。出于对国内舆情的考虑,民主党正式接管政权后,日本外相冈田克也随即发布命令,调查民众声称的美日之间的秘密协定。^[10]1969年签署的美日核密约同意两国1972年归还冲绳后,可在紧急情况下向美军驻冲绳基地配备核武器。^[11]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国民对核武器有着痛苦的历史记忆,核密约直接违反了日本奉为国策的“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在自民党执政时期,日本民间传闻有核密约的存在,但一直未获政府的承认。民主党对核密约的调查,除了要显示政府的公信力以外,实际上也向美国表明,日本不再是一个“言听计从”的小伙伴。对此,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警告日本,不要对签订数十年的核密约进行调查以影响美日关系。^[11]

日美安保体制的基础之一是驻日美军基地,^[12](190)但长期以来,冲绳民众对美军驻扎带来的沉重负担和美军暴力犯罪问题非常不满。2006年,在日本民众的强烈抗议下,自民党同美国达成协议:2014年底前,在1.8万人的驻日海军陆战队中,约8000人将转移至关岛,把部署在冲绳县宜野湾市的美国海军普天间机场迁到同县的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地区。但是,冲绳民众却要求美军完全撤出该县。鸠山由纪夫在竞选中曾宣称,当选后将把美军普天间基地从冲绳移出。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希望美国重新考虑这一搬迁计划。可以说,鸠山的态度助长了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继2008年3月冲绳爆发的自199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后,2009年11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前夕,冲绳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抗议将普天间基地移至名护市,认为“冲绳不再需要再建美军基地了”。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则坚持认为,驻冲绳美军重新部署计划也许并不完

美,但却是“最佳的选择”。美国前驻日外交官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主任肯特·考尔德认为,“新出现的争论预示着新的变化”。^[13]出于对保持执政地位的考虑,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民主党很难在此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民主党政府在美国基地部署问题上强烈要求改变原有计划,这有可能影响美日同盟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中美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关系的影响

由于美日同盟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因素,因此,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变化都将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中国在2007年就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明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在大国关系上必然要有所反映,继美国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执政后,日本民主党也代替自民党获得政权,这在客观上为美日同盟关系变化创造了条件。^[14]

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美日同盟关系的变化。美国和中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相互依存。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拥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凸显,“中美共管太平洋”论、“G2集团”论的出现,显示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东京发表亚洲政策演讲时表示,“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欢迎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美关系的这些积极变化表明,同以往相比,中美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可预期性在增加。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增强,中美之间利益交集扩大,使日本在“防范中国”这个问题上,对美国究竟能够提供多大的“保护”作用产生了疑虑。日本担心,中美之间的战略、安全协议可能把日本排除在外,进而消除长期存在的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证。“美中关系迎来的转机意味着,在美国一超独霸时代发挥效能的日美同盟到了变化的时刻,美中主导的六方会谈框架,已经开始向着管理东亚安全保障事务的方向迈进。这意味着

美国对于中国地区大国地位的承认。从日本的角度出发,日美同盟的意义正在下降”。^[15]日本安全政策的实质是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美国不能履行“以核武器应对任何种类(常规或核武)的进攻以保护日本”的承诺,那么日本就有可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16]进一步挣脱美国的束缚。因此,有评论认为,“普天间基地争议只是导火线,中国崛起改变亚太以至全球势力分布的局面,才是日美冲突的深层原因”。^[17]

另一方面,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增强,也迫使日本必须更加重视东亚,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而中日关系的发展必将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中日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民主党智囊、前外交官田中均认为,中国已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市场,日美同盟自然不及上世纪般重要。^[17]由于地理的相关性总是能够提供最有可能性、费/效比也最合适的国际经济合作机会,在东亚经济快速崛起的大背景下,日本需要更加重视地区经济合作,“日本需要加倍努力去加强与它的邻居们的贸易和外交关系,不仅是为了抵消中国在亚洲不断增长的影响,而且也是为了抓住更大的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份额”。^[18]在影响中日关系的几个原则问题上,民主党高层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在历史问题上,民主党高层人物表示,将不会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外相冈田克也表示,对于历史问题,未来最理想的模式就是由日、中、韩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19]这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合作氛围。在领土争端问题上,鸠山由纪夫也主张通过建立东亚共同体,在合作中来解决。^[20]因此,未来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是现实的,这使美国担心,“日本正通过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远离最密切的盟友”。^[21]

迈向政治大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是日本历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这是无可更改的。由于受“战败国家”身份的制约,日本不得不以“美日同盟”的形式借船出海,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重要理由是遏制和防范中国发展为“未来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但现在,中国已经基本认可了现有秩序并从中受益,^[22]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修

正者”到“建设者”的转变,是美日都希望看到的,但是,中美合作关系的逐步深入,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将下降。如果只把美日同盟作为束缚日本的一个“瓶塞”,而对日本的安全没有助益的话,日本是无法接受的。中美的战略合作将使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作用感到忧虑,在确保日美同盟基石的同时,日本在安保问题上将逐步追求自主性,发展与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的关系,并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日本与美国关系的变化还意味着日本将更加重视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但美国不应错误地理解为东京决定选择北京而不是华盛顿。美国仍是日本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中国仍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23]因此,日本的对外政策将是谨慎平衡各方面因素的行动,在由美国和中国主宰的地区努力扩大行动自由。^[23]

三、民主党追求对美自主地位的基本方式

民主党追求对美自主地位的基本方式是构建东亚共同体、集体安全和更多地参与联合国行动。这预示着:与自民党相比,民主党将更多地以亚洲身份和在多边框架下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而非对美国的一味盲从。

冷战结束后,在欧洲和北美经济集团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也试图在东亚建立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如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曾经倡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但由于美国担心在东亚被边缘化,最后日本的倡议在美国的反对下不了了之。10年之后,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然发生很大变化,新兴国家的崛起、朝鲜的核威胁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使日本迫切需要在东亚地区“有所作为”。日本富士通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柯隆认为,“回顾过去的 10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只要与美国关系好,与亚洲的关系也自然会好的主张是错误的。这是日本的外交战略朝错误方向发展的关键”。^[24]因此,重视亚洲、加强地区经济合作是民主党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2009年 8月,鸠山由纪夫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日本的新道路》的文章,鸠山认为,新形势

下实现日本政治经济的自主性的途径之一就是构建东亚共同体。^[25]但是,鸠山政府倡导的东亚共同体并不包括美国,2009年 10月 7日外相冈田克也在日本外国记者协会发表演讲时表明了日本的态度:在不把美国作为成员国的构思下创设东亚共同体。但是,在 2009年 7月 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签署了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协议书,^[26]这意味着,美国获得了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资格。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涉及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在门外”。^[27]

日本倡导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将美国排除在外,除了想获得东亚国家的更多信任以外,日本的一个更为宏大的想法是要在东亚和美国之间发挥一种连接作用,鸠山由纪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日本将成为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具体来说,日本就是要凭借与美国特殊的同盟关系,在东亚和美国之间发挥一个承接作用,以此提高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并从中获取双份的收益。但这与美国的东亚战略是相违背的,从近期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和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来看,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更深入、更直接地参与到东南亚地区事务当中。同时,日本的“桥梁”作用能否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可,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日本的“桥梁”作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有待观察。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实现政治大国的重要突破口,为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在联合国会费分担、海外维和行动和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日本始终把对联合国外交从属于对美国的外交,这对日本的国际形象和争取“入常”是十分不利的,“这样的国家如果当上常任理事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美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作用的延伸,很难发挥一个独立大国的作用”。^[28]因此,与自民党相比,鸠山由纪夫可能更加重视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发挥作用,减少对美国的盲从。“民主党成员希望通过与联合国一起而不是与美国为国际安全做贡献,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小泉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走得太远,并且日本因此需要

把它自己从美国的海外行动中解脱出来。在鸠山由纪夫宪法修改草案的建议中，他明确拒绝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向与日本安全没有关系的地区派遣自卫队”。^[3]

民主党认为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过于以美国为中心，新政府将寻求与美国保持距离以维持一个健康的伙伴关系。^[29] 2001年12月日本自民党政府根据《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向伊拉克派出自卫队，其目的并非是重视伊拉克局势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从属于日美关系的一个变数。为了同美国适当拉开距离，日本民主党官员表示，2010年1月《新反恐特别措施法》期满后，日本将不会在印度洋上继续为向美国领导的驻阿联军提供援助的战舰供应油料。^[30] 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最近表示，将修改作为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法律依据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降低向海外派兵的门槛。从本质上看，其意在于减少对美国主导的“单方面”战争的援助，增加对联合国承认的维和行动的援助。^[11]

四、日本“自主性”追求不具备实质内容

日本民主党对“自主性”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同盟弱化，相反，在解决朝鲜核问题、防核扩散、能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日美有可能继续加强协调以维持对两国都必不可少的同盟关系。

对日本来说，美日同盟是无可替代的。从战略层面上讲，“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确立独立与国土、国民的安全。在可预见的未来，其现实的手段只有日美安保体制”。^[31]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长期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行为，使东亚国家对日本缺乏战略信任，日本要变为普通国家和保证国家安全，唯有与美国保持政策协调，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这是由日本的“战败国家”身份和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所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日同盟关系在战略层面没有变化。伴随着美国东亚战略布局的调整，美日同盟也存在一个转型的问题，“民主党政府几乎肯定会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可能会尝试修改联盟的转型计划，并将自民党与美

国达成的‘全球安全伙伴关系’的目标降至有关日本防卫和地区稳定的传统联盟范围”。^[32]

从现实层面上看，冷战后的东亚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保持美日同盟关系仍有其重大价值。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日美同盟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面临三大课题：朝鲜、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传染病与体制崩溃国家的难民外流，^[33] 再加上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对海洋交通线的极度依赖等自身缺陷，使“废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条约将立即使日本在地区或全球动荡造成的混乱中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34] (143) 鸠山由纪夫在竞选获胜后与美国奥巴马总统的首次通话中强调“不会改变美日同盟”，“日本必须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特别是在面对附近快速崛起的中国和核武装的朝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35]

五、结论

日本战后的发展得益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对“自主、平等”的诉求，美日同盟关系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二流国家的预期也将改变。它们不再接受单向依赖，因为不管这种依赖如何促进经济繁荣，都会给它们的政府自主权及其政治地位带来负面影响。对二流国家而言，自主权和政治地位曾是‘渴望不可及的目标’，被深锁在密室之中。一旦自主权和政治地位的获得成为可能，这些价值必将显现出来”。^[35] (41) 日本亦是如此。

但是，鸠山由纪夫所说的“调整”不会是重大的，更不会是一场“外交革命”，或许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微调，这种调整也许还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36] 而不具备实质内容。考虑到2010年的参议院的选举和反对党的因素，民主党还可能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上，而不是外交问题。同时，要想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寻求自主与平等，日本就要在安保层面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日本就要增加更多的防务预算。就目前而言，日本刚刚从“失去的十年”中有所恢复，甚至还有日本人认为，日本正面临着“又一个失

去的 10 年”，增加预算，在 同盟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将严重拖累日本经济。因此，就目前看，美日同盟还难以有重大变化。

参考文献:

- [1] Takashi Yokota. The Real Yukio Hatoyama—Japan’s new prime minister could be Asia’s first third way leader [J/OL]. The New s week, September 28, 2009. <http://www.newswweek.com/id/215760>.
- [2] Michael Elliott. Viewpoint Yes, Japan Does Want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the U. S. [J/OL]. The Time, September 07, 2009.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2088600,html>
- [3] Leif- Eric Easley, Tetsuo Kotani, Aki Mori. Electing a New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 Examining Foreign Policy Visions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J/OL]. Asia Policy, No. 9 (July 2010): 5– 8.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AP9/AsiaPolicy9_DPJA_AdvanceDraft.pdf
- [4] 李文. 中日政治关系失和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J]. 日本学刊, 2006, (4): 37– 48
- [5] 杨伯江, 霍建岗. 日本自民党政治走向历史性衰退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9, (8): 46– 50
- [6] 日本或转向全方位外交 [N]. 参考消息, 2009– 09– 02(3).
- [7] Martin Fackler. Japan’s New Leader Reassures U. S. on Alliance [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2009. p. A8.
- [8] Leif- Eric Easley, Tetsuo Kotani, Aki Mori. Electing a New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 Examining Foreign Policy Visions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J]. Asia Policy, No. 9 (July 2010), pp5– 6
- [9] 民主党议员支持脱离美核保护伞 [N]. 参考消息, 2009– 10– 12(1).
- [10] Japanese FM orders investigation into Japan– U. S. secret nuclear pact [EB/OLN]. People’s Daily online, September 17, 2009.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7/90851/6760261.html>
- [11] 美日距“冲突”仅一步之遥? [N]. 参考消息, 2009– 10– 25 (3).
- [12] 五百旗头真. 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 2005) [M]. 吴万虹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 [13] 刘勇. 超越中国, 日本成为五角大楼新忧 [DB/OL]. 华盛顿观察, 2009 (40).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international_perspective_show.aspx?id=3310.
- [14] 张景全. 同盟视野探析 [J]. 东北亚论坛, 2009 (1).
- [15] 日本担心成为亚洲配角 [N]. 参考消息, 2008– 11– 20(3).
- [16] Masaru Tamano. The Emperor’s New Cloths—Can Japan Live Without the Bomb [J].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6, No. 3, Fall 2009. p. 65
- [17] 媒体称中国崛起是日本外相取消访美深层原因 [EB/OL]. 新浪网, 2009– 11– 05. http://news.sina.com.cn/w/2009-11-05/093818981053.shtml?c=spr_sw_hd_maxthon_news
- [18] Cocomasters. A Sea Change in Japanese Politics [J/OL]. The Time, September 14, 2009.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20198-2,00,html>
- [19] 鸠山力倡“东亚共同体”构想 日外相提议中日韩共编历史教科书 [N]. 参考消息, 2009– 10– 9(1).
- [20] 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N/OL].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7/opinion/27iht-edhatoyama.html>
- [21] 中国崛起让日美同盟“焦虑” [N]. 参考消息, 2009– 10– 30 (3).
- [22] Ali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 56
- [23] Tobias Harris. Japan—the Middle Power—Why it’s acting like smaller states [J/OL]. The Newswweek, October 12, 2009. <http://www.newswweek.com/id/216693?from=rss>
- [24] 日新政权必须重新思考与中美关系 [N]. 参考消息, 2009– 09– 01(16).
- [25] 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N/OL].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7/opinion/27iht-edhatoyama.html>
- [26] 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EB/OL]. 美国参考, 2009– 07– 22. <http://www.americagov/st/peacesec-chinese/2009/July/20090722133921xjsnomms03649256.html>
- [27] 美国明确表态要进东亚共同体 [EB/OL]. 新浪网, 2009– 10– 16. <http://news.sina.com.cn/w/2009-10-16/070316446867.shtml>
- [28] 袁建军, 洪邮生. 日本联合国外交及前景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9, (3): 65– 69, 52
- [29] Tobias Harris. Douglas Tumer. Party Time in Tokyo—What a new Government Will Mean for Japan’s Future [J/OL].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8, 2009.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415/tobias-harris-and-douglas-tumer/party-time-in-tokyo>
- [30] John Palfret. Blaine Harden. U. S. pressures Japan on military package [Z/OL].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0/21/AR2009102100746.html>
- [31] 刘世龙.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J]. 日本学刊, 2003 (5): 23– 38.
- [32] Leif- Eric Easley, Tetsuo Kotani, Aki Mori. Electing a New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 Examining Foreign Policy Visions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J/OL]. Asia Policy, No. 9 (July 2010), p. 19.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AP9/AsiaPolicy9_DPJA_AdvanceDraft.pdf
- [33] 日本“变天”不会削弱美日同盟 [N]. 参考消息, 2009– 08–

14(3).

[34]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M].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5] Martin Fackler. Japan's New Leader Reassures U. S. on Alliance [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2009, p. A8

[36]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 [M]. 门洪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富燕妮〕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Come to Power and the Changes of U. S. – Japan Alliance

LOU We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Abstract Japan's regime change is the latest sign of significant change of Asia's pattern. The DPJ victory in the election indicates that seeking "more equal" Japan-U. S. relations gains the recognition, which is the domestic context that the DPJ makes the policy to U. 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China's position of strength has undergone a qualitative change, such change in the Japan-U. S. relations are bound to be reflected, the DPJ in power offered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for the Japan-U. S. alliance objectively. DPJ pursuing Autonomy's basic approach is to build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greater participation in the U. N., it indicates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DP, the DPJ will more involved in multilateral framework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rather than to follow United States blindly. The DPJ pursuing "autonomy" does not mean that the alliances will be weakened, on the contrary, in resolv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nti-nuclear proliferati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c., Japan and the U. S.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to maintain the alliance which is essential to both countries.

Key Words U. S. – Japan alliance; Yukio Hatoyama;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change